# 西游记之智淫火焰山(孙悟空骗奸罗刹女)

话说唐僧师徒欲过火焰山，须求得牛魔王之妻——罗刹女的芭蕉扇儿，方能过去。

孙悟空自告奋勇前去求取扇儿，不料那罗刹女心恨悟空托观音收服红孩儿，死活不给。

孙悟空百无他法，只得趁牛魔王赴宴之机，偷取牛魔王座骑金晴，将身变作牛王模样，打着兽，纵着云，不多

时，已至翠云山芭蕉洞口，叫声：「开门！」

那洞门里有两个女童，闻得声音开了门，看见是牛魔王嘴脸，即入报：「夫人，大王回家了！」

此时，罗刹女正坐于香榻之上暗自伤心，夫君被那千娇百媚的狐狸精迷惑，终年不归，留得自己独守空闺，孤

影自怜，孩子又被观音夺去，偏又那天杀的孙悟空欺上门来，思前想后，罗刹女好不烦恼，二串珠泪顺着香腮滚落。

骤听得女童言夫君回来，罗刹女顿时心花怒放，烦恼烟消云散，她夫妻二人原本情感深厚，于是罗刹女忙整云

鬟，急移莲步，出门迎接。

这牛魔王下雕鞍，牵进金睛兽；弄大胆，诓骗女佳人。罗刹女虽是地仙，肉眼也认他不出，看夫君容貌如昔，

风采依旧，不由得欢喜，即携手而入。着丫鬟设座看茶，一家子见是主公，无不敬谨。

孙悟空牵着罗刹女细软雪白小手，笑言道：「夫人久日不见，身体可好？」

罗刹女闻言，故意道：「夫君宠幸新婚，抛撇奴家，今日是那阵风儿吹你来的？」

孙悟空见罗刹女此言，知其不忿牛魔王使其独守空闺，便越发温言相加道：「只因玉面公主招后，家事繁冗，

朋友多顾，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治得一个家当了。」又道：「近闻悟空那厮保唐僧，将近火焰山界，恐他来问你

借扇子。我恨那厮害子之仇未报，但来时，可差人报我，等我拿他，分尸万段，以雪我夫妻之恨。」

罗刹女听得「悟空」二字，想及那毛猴三番二次前来讨取芭蕉扇儿，钻进自己肝儿，使自己吃尽苦楚，不由得

泪如泉涌，悲从心来，一头扑进夫君怀中，呜咽道：「夫君啊，那悟空早已来过，妾身的性命，差点让他给害了！」

孙悟空搂着玉人，故意发怒骂道：「那泼猴几时过去了？」

罗刹女道：「还未去，昨日到我这里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儿之故，披挂了轮宝剑出门，就砍那猢狲。他忍着疼，

叫我做嫂嫂，说大王曾与他结义。」

孙悟空道：「是五百年前曾拜为七兄弟。」

罗刹道：「被我骂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动手，后被我一扇子扇去；不知在那里寻得个定风法儿，今早又在门

外叫唤。是我又使扇扇，莫想得动。急轮剑砍时，他就不让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里，紧关上门。不知他又

从何处，钻在我肚腹之内，险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几声叔叔，将扇与他去也。」

孙悟空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错了，怎么就把这宝贝与那猢狲？

恼杀我也！」

罗刹女见夫君暴怒状，芳心甚慰，毕竟是夫妻同心，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忙笑言道：「大王息怒。与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

悟空连问：「真扇在于何处？」

罗刹女抿嘴一笑：「放心放心！我收着哩。」

回过头来，叫丫鬟整酒接风贺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之水。」

孙悟空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举觞在手，与罗刹女饮将起来。酒至数巡，罗刹女觉有半酣，色情微动，就和

孙悟空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

俗话说：「情为乱性之物。」那悟空开始还假意虚情，相陪相笑，没奈何，也与他相倚相偎。

二人猜拳行令，壶酒已尽，灯光下，悟空看罗刹女，少妇风情，仪态标致，但见：

云鬟低挽，脸泛红光，俏丽脸蛋，似吹弹得破，樱唇频动，鼻儿玲珑，十指纤纤，犹如精雕的美玉，一对玉臂

丰腴而不见肉，美美而若无骨。

悟空本心只想骗取扇儿一用，没有想到佳酿催情，一股邪火直腾腾从下腹窜升，再衬上罗刹女久年未与夫君相

好，越发卖弄风情，酥胸半露松金钮，面赤似夭桃，身摇如嫩柳，星眼朦胧，软声细语。更是让悟空难以自持，暗

自窃笑，「我老孙也有这等艳福，如此绝世佳人，老牛却不知道痛惜，让我老孙捡这个大便宜。」

悟空趁着一丝清醒，问罗刹女：「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里？早晚仔细。但恐孙行者变化多端，却又来骗去。」

罗刹女听到夫君提及此事，俏脸一阵飞霞，扭捏道：「夫君好坏……明知人家……嗯……」

话越说越细，低不可闻，悟空听来却是一头雾雨，他虽然能变作牛魔王身，却不知其夫妻情事。看着罗刹女那

如花似玉的娇容，他贪恋美色，不由地一把扯过罗刹女，搂入怀中，递过一杯酒，令罗刹女饮一半，罗刹女见夫君

如此体贴，心中欢喜，樱唇轻张，啜了一口，那杯口处胭脂红让孙悟空心旷神怡，慌不迭抑头一口落肚，咂着嘴儿

回味无穷。

「夫君。好热啊……」罗刹女嗯唔着，玉鼻轻哼，悟空闻声知意，宽去罗刹女上衣，露出那酥胸玉乳。

此时悟空酒兴十分，双手捧着罗刹女粉嫩的俏脸，低低道：「爱死我了！」

说着，轻轻将嘴递过去，吻上罗刹女那小嘴，罗刹女丁香轻吐，热情的和应着孙悟空的舌头，炽烈地交缠起来，

哼哼直叫。

悟空淫兴大发，下面阳物坚挺高耸，直抵罗刹女胯下，罗刹女感受到夫君的冲动，伸出小手一握，唬了一跳，

那物犹如一根火棍一般，直烙得手心发热，长有尺许，粗满一围，那尘首亦如拳头般大小，罗刹女不由惊讶道：「

冤家，几年不曾见，何时你的变的这般大物件了？」

悟空本是天地灵气所生，石猴出世，那阳物怎能不壮？他见罗刹女疑惑，忙掩饰道：「为夫幸得一道友赠送一

仙方，使得阳物壮大，能日驭百女而不泄。」

罗刹女春情大发，双手抱紧悟空不放，悟空将手探出，挑开罗刹女下衣，摸那牝户，早已玉露四溢，满手滑腻，

悟空已势发不可收，双手一揽罗刹女，就往香榻行去，解去罗刹女裤儿，但见罗刹女玉体雪白，雪乳高耸，玲珑似

玉，洁白的双股间，那一缕青草，晶液闪亮，可爱之极，悟空分开了罗刹女玉股，立身胯间，将那阳物，照准花心

一顶，只听「滋」的一声，阳物没入。

「好痛，夫君慢点。」罗刹女皱着秀眉，弱不禁插，双手搂于悟空腰间，叫其暂不抽送。缘因花径许久未经风

雨，再悟空阳物甚巨，一时也适应不过。

悟空初弄罗刹女，但觉佳人花径紧贴，快美无比，觉得舒服，兴念正狂，答道：「知道了，心肝，定会叫你快

活。」那管的她痛疼，忙松开她双手，腰上发力，只管狂耸。

罗刹女见夫君情发若狂，内里虽痛，也只有咬牙忍受，不觉已是八九百下，罗刹女苦尽甘来，双眼微闭，樱唇

启开「呀呀」乱语，悟空知她兴起，越发地狠命抽送，正是「金箍捧掉进芙蓉洞——翻江倒海」。罗刹女久旱逢甘

露，柳腰频摆，玉臀上顶，不住迎合着悟空的冲刺。

孙悟空愈干愈狠，一气抽动三千多下，每次都尽根送底，弄得罗刹女心肝亲肉迭迭乱叫。一时间，呻吟声，嗯

嗯声，在翠云山芭蕉洞里春色浓浓，一个是大罗上仙，齐天大圣，一个是千年得道，有名地仙，这一番好战！

孙悟空将身紧贴，压紧酥胸，在罗刹女体内，东捣西撞，耸抽挑顶，尽现一代棍王风采，自随唐僧取经以来，

何曾有如此快活，佳人如玉，春色曼妙，其中滋味，就让悟空慢慢体味，你我看官也只能在旁边打打手枪而已。

罗刹女几年独身，贞节无比，夫君回头，自是婉转娇啼，曲意承欢，却不知失身于猴头胯下。巫山云雨，花开

花谢，被中翻淫，罗刹女牝内涌波涛，丢之无数次，罗刹女觉夫君阳物在体内，悍勇无比，钻伸缩进，堪称如意。

不由暗暗感激那位送仙方的道友，做了件千年的好事。

「夫君啊……妾身花心已碎……不堪再战……乞和如何……」罗刹女四肢瘫软酥麻，娇喘吁吁，挂出免战牌。

悟空尝此甜头，那肯收手，令罗刹女转过身，伏于榻上，然后双手提着罗刹女的玉腿，对着花心，用力狠扎，

大抽大送，罗刹女娇声乱啼，禁不住又丢了几次后，悟空方才把猴精畅甜甘美地射在罗刹女的子宫里，无数猴子猴

孙也各寻各的去处。

云收雨歇，二人交胸贴股肉在一处。

「夫君，你弄得我好舒畅。」罗刹女雨后海棠，玉容丰艳，将粉脸贴在悟空胸前，娇声言道。

悟空情欲已泄，自是想起此行目的，问她一句道：「不知夫人将扇儿藏于何处，为夫甚不放心。」

罗刹女嗔道：「大王，与你别了二载，你想是昼夜贪欢，被那玉面公主弄伤了神思，怎么自家的宝贝事情，也

都忘了？」

悟空干笑道，捧着她的粉脸亲了一口，说道：「夫人啊，为夫记性不好，说来听听，好让为夫帮你保管，以免

那猴头夺取。」

罗刹女见夫君如此说，便含羞用纤指一指双股间，口吐真言，光华闪后，一个杏叶儿大小的物件从她的下身处

飞落掌心，悟空恍然，没想到罗刹女竟然将芭蕉扇儿藏于如此隐秘之处。

罗刹女将宝扇递与孙悟空，解说道：「只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儿上第七缕红丝，念一声哃嘘呵吸嘻吹呼，即

长一丈二尺长短。这宝贝变化无穷！那怕他八万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

孙悟空闻言，切切记在心上，却把扇儿噙在口里，那扇儿虽然放于罗刹女私处，却带着一股甜香。悟空心中一

荡，回味起罗刹女的好处来。然而思及重任在身，不能久留，把脸抹一抹，现了本象，厉声高叫道：「罗刹女！你

看看我可是你亲老公！就把我缠了这许多丑勾当！不羞！不羞！」

罗刹女一见是孙行者，顿时玉脸飞红，羞愧无比，直叫「气杀我也！气杀我也！」看着自己赤身裸体，榻上狼

籍，一生清白毁于猴头之手，愧对夫君，直欲寻死！

孙悟空也不管她死活，径出了芭蕉洞，正是：无心贪美色，偏又寻花蕊，骗奸罗刹女，得意笑颜回。【完】